天下文化

在印度，聽見一片寂靜

黃誌群二十年探尋之旅

黃誌群 文・攝影

印度，是聖土；
印度，直指生命。
你改變不了她，她卻會改變你。

祀儀式和舉行婚禮祈福的地方。下游則是觸目驚心的焚屍場，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焚燒。有些病重或垂死的老人，從印度各地千里迢迢來到這裡，等待生命的最終，嚥下最後一口氣後，便安然地在恆河焚化，了卻一生的最大心願。

焚屍場

與中游的場域相較，焚屍場肅然靜穆。很多人圍觀著，一具具裹以鮮紅彩布的屍體，被抬到恆河邊浸潤，在祭司唸了經文和咒語後，就放在層層架好的木柴堆上，引火焚燒。空氣中竄流著肉體被燒炙的氣味，夾雜著香料。有時怵然可看到亡者的手、腳或內臟，裸露出來……慢慢地，又被焚燒不見，讓人有種作嘔的生理反應。

大約兩個小時左右，一具完整的肉體，就在火光熊熊之下化於無形。剩餘的一些碎屑，牛或狗就走過去，吃掉了。

沒有人哭泣。只有肅索的靜默。

也沒有悲愴的氣氛，只有怔然與默然蹲坐的親人，目送亡者最後一程。

生者漠然的神情，不知是哀傷、淒然，還是慶幸至親逝於恆河的至福？

圍觀眾人中的我，第一次目睹整個肉體的消逝，只能以驚怵形容，心理隨著一具具軀體將化為無形，慢慢發酵似的醞釀成一股難以名之的震撼與戰慄！一種深層的感觸在內心深處騷

祀儀式和舉行婚禮祈福的地方。下游則是觸目驚心的焚屍場，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焚燒。有些病重或垂死的老人，從印度各地千里迢迢來到這裡，等待生命的最終，嚥下最後一口氣後，便安然地在恆河焚化，了卻一生的最大心願。

焚屍場

與中游的場域相較，焚屍場肅然靜穆。很多人圍觀著，一具具裹以鮮紅彩布的屍體，被抬到恆河邊浸潤，在祭司唸了經文和咒語後，就放在層層架好的木柴堆上，引火焚燒。空氣中竄流著肉體被燒炙的氣味，夾雜著香料。有時怵然可看到亡者的手、腳或內臟，裸露出來……慢慢地，又被焚燒不見，讓人有種作嘔的生理反應。

大約兩個小時左右，一具完整的肉體，就在火光熊熊之下化於無形。剩餘的一些碎屑，牛或狗就走過去，吃掉了。

沒有人哭泣。只有肅索的靜默。

也沒有悲愴的氣氛，只有怔然與默然蹲坐的親人，目送亡者最後一程。

生者漠然的神情，不知是哀傷、淒然，還是慶幸至親逝於恆河的至福？

圍觀眾人中的我，第一次目睹整個肉體的消逝，只能以驚怵形容，心理隨著一具具軀體將化為無形，慢慢發酵似的醞釀成一股難以名之的震撼與戰慄！一種深層的感觸在內心深處騷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跟那位好奇的小孩回答說。

「你不知道？」他笑了起來，「你不知道你從哪裡來？你瘋了，還是神經病？哈哈哈……」

「我真的不知道。」我說。心中有一個聲音不斷在問，「你從哪裡來？」「生命從哪裡來？到哪裡去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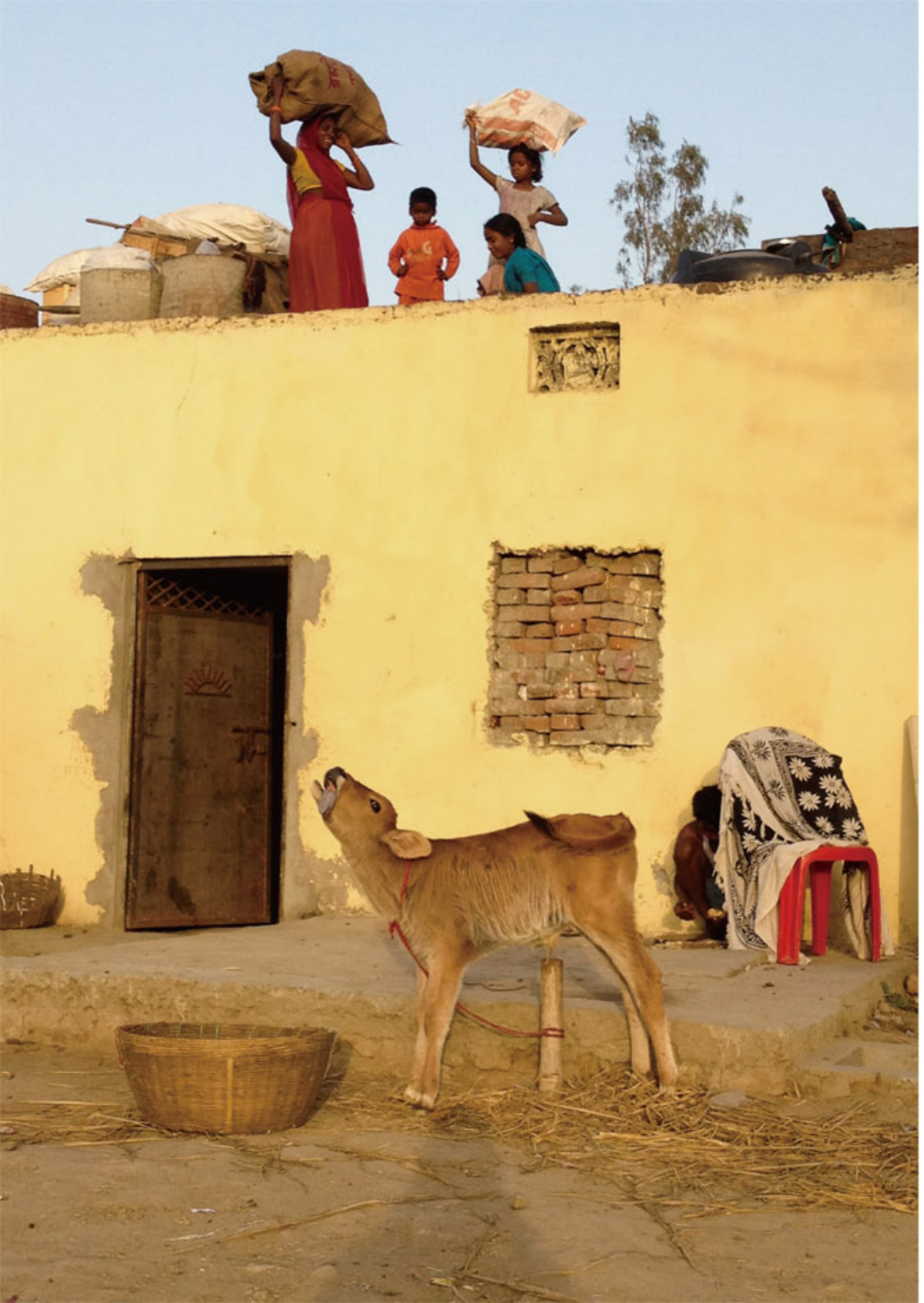
我從來不曾這樣質問過自己，也從來不曾懷疑過自己。「你，真的從哪裡來？」看著自己，這個問題愈來愈深化。

問題像火一樣燃燒，不停地增溫又增溫。有人問我同樣的問題，我一概都說「我不知道」。通常不是投來不解的眼光，就是一陣訕笑。而有一次，一位印度年輕人卻非常憤怒，「我只是要知道你從哪裡來，從日本來，從韓國來，還是從香港來，這麼簡單的答案而已！每一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國家，你難道沒有嗎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現在，告訴我，要不然我就要揍你一頓！」

看著他眼中爆烈的怒火，我心中卻毫無恐懼，緩緩跟他說，「我真的不知道。」

他氣急敗壞地大吼，「你真的不想告訴我！你給我滾開，下次讓我再看到你在這裡，我就要揍你一頓！」我坐著不動，聽著他把憤怒都發洩到我身上，然後氣沖沖地走了。

我在心中默默地說，「朋友，我可以告訴你，我來自哪個國家，但又有什麼用呢？那只是滿足你的好奇心而已，我來自哪裡，對你一點都不重要。我沒有騙你或戲要你，我真的不知



塊大石，從頭頂直沉到腳底，像是什麼東西脫落一般，全身鬆沉，寂靜再現，心中出現「小悟一次」的聲音。

清晨，起床之後，我就穿過薄霧，走到樹下。一坐定，心中就出現一個新的題目，然後依之前的參問方式，一遍又一遍的質問、反問、提問、辯解，再質疑……直到最後的答案終於出現，又是一塊石頭從頭頂掉落，鬆沉寂靜再現，「小悟一次」的聲音又響起。

然後，我會起身走到街上喝杯茶，接著再次回到樹下，繼續用功。有時一天當中，只有一個題目出現，有時出現兩、三道題目。心中並沒有特定和預設的題目要參，坐定之時，有則參，無則用功。這感覺猶如有人在虛空中向我出題一樣，每道題目就如論述題一樣的巨大。而每一次參破之後，就會經驗到「從頭頂掉落一塊石頭」，迅捷直沉腳底，鬆沉寂靜，「小悟一次」的聲音就會出現。這也成了衡量是不是洋蔥已經剖完，最後的答案是否是最終的「依據」和「證明」的量尺。

而有一次，我本來以為答案已經參出來了……等待一會之後，再詰問下去，才發現還沒參完，還有不清楚的地方，直到「最後的答案」終於出現。

更有一次，明明已經參破，洋蔥已經再也剖不下去了……。等待一會，再詰問，再檢查，發現「最後的答案」已在目前，清楚而明朗。但是身體內外像一個吹滿了氣體的氣球般飽滿而充滿張力，隨時就要爆裂開來，可就是起不了座，身體猶如被什麼東西釘住，動彈不得……。

忽然間，看到一隻蒼蠅在面前飛來飛去，我注意著牠。不一會，牠猛然往我鼻孔一鑽，全

路……然後又得把自己拉回來！

「第一步，你會看到關於自己的真相，你可能會很驚訝，你發現你目前的真相，竟然是痛苦、殘缺和活在幻覺、幻相中，而事實就是如此。」

醒著做夢

我試圖每天每時每刻，警覺於當下，看著自己。走路的時候，警覺地走每一步；吃飯的時候，心放在舌頭品嚐；站著時，意識到自己，專心地聽周遭的聲音，或者專心地看周遭所發生的，甚至睡覺的時候，也看著自己入睡。好幾個夜晚，我從恐懼死亡來臨中驚醒，心中吶喊，「我不要不知道『我是誰』之前就死去！」

每當陷入念頭中，就把自己抓回來；夜裡做夢，就從夢中把自己喚醒，試圖不讓波動的心念和念頭所催眠。這樣時時看著自己，動作自然地緩慢下來，像觀照一個陌生人的一舉一動，重新認識一個跟自己生活了許多年的人一樣。

在這樣的觀照中，發現自己原來不會走路、不會吃飯，不會看也不會聽。看到自己從來不在真實的當下生活著，而是被許多心念纏縛住，以致於看不見也聽不見，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見、聽見、行動，像是醒著做夢一般。

觀察自己的所思所想中，也發現內心其實充斥著許許多多的矛盾，有善念、有惡念，有

（行），但卻缺乏「知」。知行不一，知識與素質不平衡發展，如單腳行走，終究走不遠的。

「如果知識的發展勝過素質，一個人能知卻沒有能力做，這是無用的知識。反過來說，如果素質勝過知識，一個人有力量做卻不知道要做什麼，這樣的素質漫無目標，所做的努力也只是白費。」

知行合一，理事雙融，這不就是佛法所強調的嗎？

憂煩淒戚之地

達卡飛往加爾各答後，行李遺失了。但心中一點也沒有焦慮。兩位在飛機上認識的日本朋友，第一次來印度，比我還著急，我說，「這是印度，而且，發生在孟加拉航空。」

報失行李之後，我像識途老馬般，雖然時值深夜，我把他們帶到加爾各答背包客最常落腳的 Sudder Street。

我知道第一次來印度碰到的所有事情的「第一次」，都足以讓人驚慌失措。隨緣的異鄉小小幫助，有時令人終生難以忘懷，就像第一次搭火車時，面對數不清的車廂，正紊亂無頭緒，不知如何找到自己的車廂時，那位印度年輕人一把抓了我的手，拉著我在人群中穿梭，最終把我送上車廂一樣。

我永遠感謝他。

葛氏也提到客觀意識必須經由自我意識而來，一個人在「記得自己」的時候，就是在鍛鍊他的自我意識。當我們努力處在「當下」，的確是可以在沒有任何觀念、想法橫亙在心靈之間時，真實地看到一朵在朝陽下盛開的花，而同時經驗到某種發現後的驚喜「情感狀態」。

這種「情感狀態」並非是日常情緒性的好惡，而是帶著似乎未曾有，卻新鮮、新奇的感受，但，當你經驗它時，會知道確是稀有的、喜悅的情感。有時覺得，只有「啊！」這個既驚喜驚嘆的形容詞，才能完整表達這種情感狀態。

「記得自己」似乎與「活在當下」的練習，甚至跟東方的「覺知」有莫大的關連，亦與禪門「知乃眾妙之門」，似乎有共通之處。我這樣思考著……而葛吉夫「衡量藝術」的標準在於它的「有意識」，實令人玩味省思。

掙脫認同

加爾各答火車站外依然人潮如織，上演著如電影般的逃難場景，漫天塵埃如狼煙四起。昏暗的車站內四處躺臥著人。我熟識這樣的混雜和氣味，心裡不覺得懼怕。我在偌大、人來人往的車站大廳，找了一個簡陋的咖啡廳坐了下來，繼續咀嚼著葛氏啟人深思的話語。

鄔氏在書裡的記錄方式，彷彿重現葛吉夫當年的「談話」，字裡行間建構出一幅幅活生生的場景，讓人如臨現場般的真實。而葛氏的談話內容，有時不免讓我與雲遊師父的談話有種連

爭時，以「不是風動、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」這句話，被印宗延至上席，確知是黃梅衣法南傳的慧能後，於是問：「黃梅付囑，如何指授？」

「指授即無，唯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。」

「何不論禪定解脫？」

「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」

「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」

「明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佛言：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無常。佛性非常、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蘊之與界，凡夫見二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。」

看了這段對話，心頭又是深深一震！

我們日常所見所聞，所思所言，都落在善與非善的二元對立境界，欣喜厭舊，喜歡美麗的事物，而厭惡醜陋……等等的情境中，而「佛性非常非無常，非善非不善」，「凡夫見二」，落於一邊，而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」。

奧修有一句話比喻得很貼切：「沒有此岸與彼岸，一條河的兩岸，在深處是相連的。」

以前看過「菩提即煩惱，煩惱即菩提」這句話，深感迷惑不解，讀了上述對話，漸漸有了些許明白。尤其讓我深深震撼的是：「唯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」這句話。對閒來無事可以終

然腦中閃過一句話：「意識就是光！」

啊！啊！啊！

有意識，覺知地，就是那盞背囊裡的手電筒，就是心中的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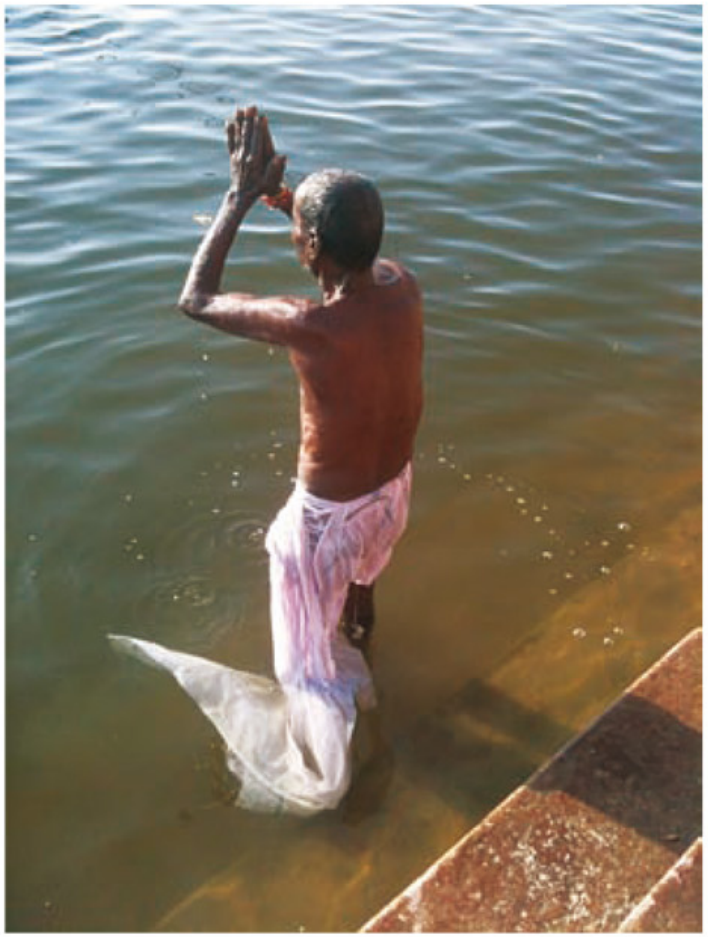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，心中毅然決定，摒棄所有方法！只是，單純的看！不論心中升起什麼樣的念頭，好的、壞的、善的、惡的、美的、醜的，愛的、恨的……，所有心念，我都將只是看著它！不逃避、不阻攔、不截斷，不干涉也不加以評論，就只是，看！我將帶著意識的一束光，不加入主觀的觀察，我想要好好看看，心念起落到底是怎樣運作的？

我想要瞭解心念的生滅過程。解脫與否，當不當下，管它的！於是，我坐下來，像是一個陌生人，與己無關似的，坐在河岸旁，觀看心裡的諸念遷流，就如觀看河水流動，不干涉也不評論。說也奇怪，當決定了好好去看、去瞭解念頭的過程時，念頭似乎就慢下來，讓你好好的看，好好的檢查審視。

我看著一個念頭升起，然後逝去……，下一個念頭升起，然後又逝去……升起、逝去……升起又逝去……時間不知過了多久……。

然後發現！當一個念頭升起後，它會駐留一段時間，然後變化，變異，然後消逝，不見！凡所有念，不管是你認為的善念、惡念，好念、壞念，喜歡的、不喜歡的……所有的念頭，升起之後，最後一定、絕對，消逝不見！它們到哪裡去了？不知道，只能說，歸於空無了吧。

不論你多麼喜愛的心念，你想要抓住它，企圖不讓它消失，或企圖延長你喜愛的感覺也



時間不知過了多久，當牠飛去，我心中大喊「明白了！明白了！」這就是藝術的奧祕！靜坐的奧祕！這就是竅門，一把鑰匙，一把打開心門的鑰匙！

心中非常雀躍，非常雀躍。像是個如獲至寶的小孩，又像丟失了玩具，如今終於找回來的跳著腳拊掌大笑！這不就是林谷芳老師說的：「三密合一，一個人就變身了！」的奧祕嗎？這不就是「道藝一家」了嗎？我是牠、牠是我，然而我又不是牠，牠也不是我！明明白白的二分，卻又渾然無隔的一體！

我曾聽說，梅蘭芳演貴妃醉酒，座上的人都為之神迷而醉，但梅先生一下台就如若常人般喝茶自歇。而一上台時，心入醉境，其神態體態如醉似醉而醉煞多少人也！這不也是剎那之間，讓自己的「三密」連結而進入「角色的狀態」中，自醉醉人也！而演醉酒的梅先生，卻是功底扎實，程式一絲不苟，不容絲毫差錯的嚴謹「做功」啊！表演者都知道，觀眾可以瘋狂，但演員不行，演員必須當下清楚分明，移位走步，動作聲音都是排練好的，從無數次的排練中，演員漸次入於作品的內涵，演出時以精準卻如醉未醉的引人入境，而自己則醉而不醉，形醉而意不醉！

我稍稍有點明白，為何西方人常說「西方沒有形式，而東方卻有劇場的形式（form）。」正因為東方表演者透過形式而傳達內涵，「以假作真」正是東方藝術的表達精髓！

在東方，一個藝術家會從技術入手，數年甚至十數年鍥而不捨地磨練，而終至心有領神有會，而他又以其生命所瞭解的心境，貫穿到作品中。而現代人常以強烈的視聽渲染，卻常忽略

夕陽將暮時，印度教徒聚集在瑞希凱詩最大的寺廟前舉行祈福儀式，河岸邊搭了一個舞台，面向恆河。教徒們和著琴聲和塔布拉鼓鼓聲，邊拍手唱歌邊手舞足蹈，唱到興致處，愉快的笑容掛在臉上。節奏旋律輕快歡悅，與當代的流行樂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但不輕浮，才發現原來印度教在沉靜冥想之外，也有不嚴肅的一面。正如西塔琴對靈性的召喚之外，在塔布拉鼓跳動的節奏感中，卻挑動著感官的極度舞動。這一動一靜之間，卻能彼此平衡融入而又相輔相成，互為一體，既是官能的，又是靈性的，既是矛盾的，卻又不相妨礙。

旅行中，仍然維持每日的功課，民宿頂樓寬闊的陽台正是練拳的好地方；房間裡，睡覺的床也是打坐的蒲團。

自從在火車上與盲眼吹笛人的笛聲相遇之後，發現「聽聲音」的奧妙。音聲直接以心輪聆聽，完全沒有透過耳朵這個器官的媒介。

一天早課，有兩位印度人在房門外的走廊閒聊，寧靜的清晨，聊天聲格外清晰，有時伴以小小的爭辯和笑聲；如果一個人正靜坐用功，一定會覺得魔音穿腦般的干擾，難以入定也難以修法。但是這兩個人的聊天，在心輪映現時，卻沒有干擾的感覺，反而有種奇趣和享受。享受我聽不懂的對話和高低起伏的音聲之外，似乎也正在他們旁邊，默然參與聆聽。有趣的是，偶爾的爭辯或開懷的笑，也沒有牽動內心的情感波動，或被擾亂的感覺，閒聊中的喜怒哀樂，只是在心輪的位置，如實呈現當下的音聲反應而已。

觀遍山海風雨
看花草修竹，與樹木
聽遍商徵裊繞，回頭
宜探微機深處
見非山非海，非風非雨
亦了無花無草無修竹，樹木枯
商徵不數不儲
空無非無

翻身迴轉
天地與你共舞

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

離開印度後，我又重回曼谷考山路，這裡的五光十色和熙來攘往的人群，依然如故。我信步走到路那一端的寺廟，殿堂裡那幅「皺著眉頭深思的佛陀」壁畫仍在，往日初見時的震撼與啟示，仍然歷歷如昨。我又走到另一端，單幫客、妓女和走私販毒盤桓的地方……。

形形、色色、真真、假假、哭哭、笑笑
宣逐金逐利爭俏
不提菩提與開竅
誰言出世
夜裡入世猖狂叫
如是非是，半醉半醒奈何橋

破黎托缽行腳人
輕衣一襲步履巧
問，誰願過橋？
真心幾人要？
眾生芸芸誰能識
珍珠貓狗難分曉

（此章仿宋字體段落摘自《探索奇蹟——認識第四道大師葛吉夫》）

形式不同，但卻是不可相分，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的交融，只是一顯一隱；顯中有隱，隱中有顯，一如「形式即內容，內容即形式」的互為一體。

動作是音樂的視覺化，音樂是動作的聽覺化。體認到動作與音樂的不可截然二分，使我對其他的藝術形式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。

音樂是藝術的靈魂。一幅畫，線條色彩是音樂；一篇文章的抑揚頓挫，起承轉合是音樂；雕塑是音樂，建築是音樂；乃至四季的變換，一日之時程，無非音樂。只是音樂不只在音聲中，而在藝術的本質中，眾相之變化中。甚至一棵樹的生成，一個人的成長衰微，生活中的起起伏伏，否極泰來，泰極否來，都跟音樂有關。因為，廣義的音樂跟不變的「律則」有關。

山嵐縹渺

第二年，與北市國樂團合作「破曉」時，有幸近距離聆聽、領略國樂的韻味，讓我亟欲嘗試國樂器的音色與鼓的結合。於是，在旺盛的創作力驅使下，心中迫不及待有股往前探索的好奇心，而著手創作「入夜山嵐」。

那時，老泉山上因為修繕，優人有兩年時間沒法在山上工作，我常常緬想著山上的景物與四季的自然現象。

春天來時，是蝴蝶告訴我們的，初夏至，桐花盛開，炎暑的雷電驟雨，雨後的山色青翠和

如隔的宿命。

不禁想起當年心中升起那句強而有力的質問，「生命的終極意義到底是什麼？」

這句話，猶如參禪，沒有標準答案。就只能一個人，在疑情之火的團團燃燒中，孤獨地摹索，孤獨地找到只屬於自己的答案。沒有人可以為你解答。

圍觀的人，和靜靜看著婆羅門舉行儀式後舉火的親人，神情肅然，沉默猶如一股如雷的震撼，暗地裡漫流。生者不知是壓抑住悲傷，還是慶幸死者火化於聖河的至福，蹲踞的姿勢和無語，似乎含括了更多難以閱讀的言外之意。

每個親睹這眼前無可遁逃事實的人，似乎可以感知死亡正逼視著生命，生命也正凝視一道難以跨越的天塹。

而沉默，是此刻共同的語言。

世間有許多不平等，對每個人，死亡，都一律平等相待。沒有人可以陪你經歷這不可預知的時刻，也沒有任何世間珍寶可以交換。

你必得一個人，孤獨面對。

當死亡來叩門的時候，沒有人知道生命將往何處去。所有偉大的理論，和對死亡、死後的研究，都顯得無用和渺小。學理的論說，僅僅是對生者的自我撫慰吧。

你必得一個人，孤獨面對！

有時，不經意間，可以讀到經典隱藏不說的道理。

她坐在那裡，不修禪定，卻如此放鬆地安然，不入而入的安坐著。

走在路上，滿臉皺紋的老車伕，回首向你粲然一笑，頓然間就領悟文字語言之外的東西。

泥地裡哼著一首輕快曲調的小女生，穿過油菜花正盛開的田野，走到村裡的學校。沒有大喜、大悲的迭宕起伏，倒有如晨曦般淡然的愉悅心情……

走進鄉野，蓬勃朝氣的陽光無私地遍灑在一片綠油油的田地，母豬帶著小豬奔馳在田埂上……

啊，地上冒出許多不知名的小花，在微風中輕輕搖曳！

看著看著，念頭就消散無蹤了。

如果我們只是靜靜地觀賞一朵花，也許，我們就學會無言的交談。

* * *

我以為住在這個貼近自然、遠離塵囂的地方是一種至福。殊不知隔壁的一戶人家，有七個小孩。在房間裡靜坐時，不時會傳來小小孩「呼天搶地」的哭喊，歇斯底里的嚎啕，以及媽媽不耐煩的嘶吼。我想，可能是孩子生病了，才會如此聲嘶力竭、驚天動地吧，而天底下又有哪一位媽媽不曾嘶吼過呢？過兩、三天吧，也許孩子病癒，這家人就會回復正常了。